

离别的行囊，塞满婆婆的爱

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 刘艳

春节已过，离乡潮虽然过了高峰期，但仍在继续。前不久，一张“离别母亲的眼神”的照片火爆朋友圈；后来，一个男人因为带了母亲给他准备的三十斤煎饼而无法上飞机的新闻，火爆微博。在这里，小编不禁想抒情：啊，这深深的母爱！说到母爱，婆婆也是妈，婆婆对儿媳的关爱，也体现在她们临别前为儿媳准备的行囊里。不少读者都表示，回一次婆家，婆婆恨不得把家里所有能带走的东西都给儿媳包好，恨不得把儿媳媳妇想吃的所有东西都包好。这样的婆媳关系，才让儿媳真正感受到，结婚不是多了一个对手，而是真的多了一个疼爱自己的妈。



1 回来时，车后座塞满了婆婆准备的東西

口述/溶溶(28岁, 婚庆策划)

这是我结婚的第一年，经过我爸妈同意后，我和老公回婆家过年。公婆对我都很热情，像对亲闺女一样。而走亲戚时，我感受到了婆婆以我为骄傲，并且不会要求我陪亲戚打麻将，不会要求我和她一起做饭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我们准备回长沙时，婆婆给我们把车后座都塞满了，有咸菜，有她种的各种蔬菜，有腌制的萝卜，还有土鸡蛋。她总共只养了三只母鸡，一只鸡一天只下一个蛋，却给我80个蛋，所以她和公公在家几乎没吃蛋，全留着给我了。



婆婆还给了我两条野生鱼，就是那种生长在湖里，没有吃过饲料的鱼，她要我带给我爸妈。这次回婆家过年，我真的感觉多了一个疼爱我的妈妈。

2 给我三只肥壮母鸡，可不能带上大巴

口述/罗青青(30岁, 英语老师)

我们比别人晚几天上班，我前天(2月7日)才从婆家出发回长沙。婆婆给我捉了三只很肥的母鸡，活的。她说我可以回家养着下蛋，也可以来客时杀了吃，吃新鲜鸡比较好。可是，我们坐长途客运大巴时，管理员不允许我们带鸡上车，说是禽流感特殊时期，不允许带活禽。我公婆给巴士管理员说了好一会的情，保证这三只鸡没有任何问题，可是仍然不行。

最后，婆婆含着泪把三只鸡拿走了，还跟我交待，等以后能带了就给我送过来。我真的好感动。

3 一编织袋，都是腊制品



口述/谢言(31岁, 主妇, 自由职业)

别看我是主妇，其实有好多家务活我都不会做，比如过年我从不会准备那些腊肉腊鱼腊干之类的。但是，我又比较喜欢吃腊味，到婆家过年，每餐吃饭我都坐在腊肉前面。

婆婆的妹妹，也就是我姨婆婆，还笑着说我，一个女人，居然腊味都不会做，更别说腌制坛子菜了。我婆婆说：“她年轻，有很多重要的事做，这些厨房的事就我这把老骨头做，她吃得开心就是对我最大的关怀了。”婆

婆的维护让我感觉很温暖。

离开时，婆婆用一个白色编织袋带，装满了各种腊制品。还装了十斤大米，婆婆说：“这是你二舅给我们送过来的，天然无公害大米，没打蜡的。”婆婆居然知道天然无公害，把我惊到了。

4 婆婆给我“偷”了一大袋白菜苔

口述/唐慰蓝(26岁, 销售助理)

我们初二就从婆家出发了，因为要到我娘家去拜年。临走时正下雨，婆婆却换上雨鞋顶着一件旧衣服，去到村尾的白菜苔地给我摘白菜苔。因为团年饭时，我无意中说了一句“城里的白菜苔不好吃，嚼上去好苦，这个紫色的好吃多了”。老公告诉我，那个白菜苔不是他家的，而是外面的老板租了村民的地大规模种植的，所以婆婆是“偷”别人的菜。

婆婆给我包菜时我说，这样会不会不好？她笑了笑：“没关系，管理人都跟我们说过了的，大过年的村民想吃就可以来摘，放心吧。”看到婆婆那么淳朴的笑容，我感受到了什么是慈祥。

走的时候，婆婆还给我准备了一袋糍粑，这是我特别喜欢吃的食物。老公吃醋，怎么全都是包我喜欢吃的东西，他喜欢吃的呢？婆婆说：“我只关心我闺女吃不吃得好，你一个男人，随便吃什么都可以。”



5 为了给我准备腊肉，婆婆郊游N次

口述/杨杨(30岁, 媒体人)

婆家在重庆，逢年过节的固定味道总有腊肉香肠。重庆虽说是个辣椒和花椒交融的热辣城市，但对菜肴里的甜味却并不排斥，炒腊肉必放糖，香肠也总要做川味和广味两种。我吃不惯甜和麻，婆婆便额外要做一份不放花椒和糖的香肠出来，给我带到湖南。这两年重庆城区不许熏制腊味，婆婆便拉上七大姑八大姨跑去郊外完成这个“大事业”，一边熏，一边也是郊游。熏一次腊肉就郊游一次，也是极好玩的。今年过年我们没回重庆，婆婆就快递了很多她郊游的成果给我。

但其实我对腊肉香肠都不是特别感冒，反倒喜欢婆婆做的糯米饭团。糯米蒸熟，放凉，打入鸡蛋，拌上切碎的腊肉丁，洒几粒花椒调味，做成团状，要吃就拿出来蒸。一口下去，米饭热腾腾软软，却又能嚼着微咸的腊肉，味道极好。每年我都带一大份回来存在冰箱里，深夜饿了蒸上一个，算是一份极妥帖的宵夜。

6 过年去旅游，婆婆给我准备一大瓶辣萝卜

口述/小寒(35岁, 记者)

今年过年，我和老公带女儿去丽江游玩，因为我们想让女儿重走我和老公当年恋爱时走过的路，让她感受一下她老爸老妈曾经浪漫过的地方。所以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去丽江了，轻车熟路，也没什么担心的。

公婆倒也不担心我们，只是临行时，婆婆给我准备了一大瓶辣萝卜，全是她自己晒出来做成的，她说怕我在那边吃不惯那里的食物，怕我饿瘦。我和老公结婚十年了，婆婆仍然对我这么关心，虽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，但是这份心意，还有这些小细节，最是感人。



■美文

“那个少年，今生我未再见过一面”

文/陈小前

齐邦媛女士，在台湾被尊称为“永远的齐先生”，81岁开始动笔写作《巨流河》，86岁写完。抗战中，齐邦媛随父逃离南京，安顿下来的第一站，是我的家乡双峰县的永丰镇。永丰镇成了她晚年心心念念的世外桃源。

像《巨流河》这样谈不上有多少情节而且节奏缓慢的书，放在十年前，也许我连翻开的兴致也没有，而现在，我却读得全神贯注、读得心潮澎湃、读得热泪盈眶。

在耄耋之年开始写书，齐邦媛的这份毅力与坚持，让人仰望。她动笔的原因，并不是想简单地写一本回忆录，给自己的一生有一个总结；而是因为：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，至今已数百本。日本人因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惹来了两枚原子弹，也写个不休。中国人自20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，八年抗日战争中，数百万人殉国，数千万人流离失所，生者不言，死者默默。殉国者的鲜血，流亡者的热泪，渐渐将全被湮没与遗忘了。曾在世界各地的战争纪念馆低徊流连，寻求他们以身殉国的意义，珍珠港海水下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沉船，爱丁堡巨岩上铁铸的阵亡者名单，正门口只写着：Lest ye Forget(勿忘!)我惊觉，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。”

于是，齐先生在81岁时开始写，以一个亲历者的角度，写她眼中功败垂成的东北兵谏、血泪流离的八年抗战、弦歌不绝的读书生涯、颠沛流离的孤岛岁月……齐先生说，自己是一个在哭泣中长大的孩子。然而，多少年后，她竟然是以最内敛的方式来处理那些原该催泪的材料。每一个人，每一段故事，每一段际遇，如果细细展开，都可以“目击成诗，遂下千年之泪”。

而齐先生用淡淡的语气娓娓道来，哀而不伤、怨而不怒。我想，这一切，并不是因为她已经世事洞明，或是大彻大悟，而是因为，那些人，“在我心中，如同一朵昙花，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，迅速阖上，落地。那般灿烂洁净，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”。

今年春节假期，我重新捡起这本书，又细细读了一遍。是因为看了一部叫做《冲天》的电影，这是一部无论台湾还是大陆上座率基本为零的电影，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与日军作战的空军飞行员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每一次起飞都可能是永别，每一次落地都必须感谢上苍。他们所面对的敌人，以及生死，都在目视可及的范围内。他们生命定格的平均年龄是，23岁！这其中就有齐邦媛终生难忘的张大飞。

让我意外的一个细节是，抗战开始后，齐先生随父逃离南京，安顿下来的第一站，居然是我们双峰县的永丰镇。而她写给张大飞的第一封信，居然寄自我的母校双峰三中的所在地——扶稼堂。而永丰镇也成了她晚年心心念念的世外桃源。这也许算是一种缘分吧。

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，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，辽宁百姓的母亲河。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，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，据说汹涌海浪冲击到此，声音消灭。齐先生在八十多岁的高龄上回首自己的一生，把它比作从巨流河到哑口海的过程，“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”。

而对我来说，至今，这条河，还在我的心头，缓缓流着，流着……

(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教授、航天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)